

诗如其人 人如其画

——写在《田园浅唱》的边上



《田园浅唱》郑峰著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写诗的人，要么诗如其人，要么人如其诗；画画的人，或者画如其人，或者人如其画。

郑峰先生是有诗意的人。从他新出版的诗集《田园浅唱》中不难读出来。他有感情要表达，诚心实意，自然率性，将人生的阅历提炼成诗，从中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书中的国画作品，也出自他的笔下。诗情画意，信手拈来，潇潇洒洒，有自己的笔墨情怀，是文人画。

郑峰先生是重感情的人。遇喜事则锦上添花，遇悲情则雪

中送炭。与人交往，不卑不亢。他是从基层走出来的人，理解基层的难处。他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他身上有红色基因，有理想抱负。

郑峰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著有长篇小说《蓼花河》《郑峰中短篇小说选》。每每讲述往事，妙趣横生，听他聊天，蛮有意思的。三言两语，说到点子上。他结集出版了《梦萦是乡情》《月野集》《山水飞鸿》《田园丹青》等多本散文集，字里行间，充满了爱生活、爱读书、爱自然、爱思索的人文情怀。他的写作源自一个爱字。无所谓名，无所谓利。爱写就写，写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从某个角度理解，写作也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将自己心里的善念表达出来，将自己看见的美好呈现出来，何尝不是一种愉快的共享。

写诗是一种幸福的体验。一个人为什么要写诗？在写诗的过程中，一定有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乐趣，乐此不疲。郑峰先生过了耳顺之年，画画的兴趣更浓了，写诗的爱好了更深了。这都是为了圆年轻时的梦，愿望的达成。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淄博师范读书，书画艺术深得徐金堤老师的传承，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退休后，他怀着圆梦的决心去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为杜大恺先生的访问学者，使其书画艺术进入了更加美好灿烂的新天地。

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在退休以前，人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八小时以外。当持之以恒去做的事，总会有收获的。他没有间断过读书、学习，他乐于交往文化人。从1980年代开始，他和诗人艾青、散文家刘白羽、小说家周而复、学者季羨林的交往，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受益颇深。说起那些年的经历，带有传奇色彩。

郑峰先生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人，对世俗生活，他保持着新鲜感，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写诗和绘画的灵感，那种感觉，稍纵即逝。他是有心人，有一颗敏感的心，好奇的心。想写就写，想画就画。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的成果。

写诗和画画，是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与此有缘，是幸福的。

郑峰先生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热爱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定会有大作不断问世，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郝永勃

周末荐书

《在故宫看见中国史》

祝勇著 作家出版社

故宫虽然只有六百多年历史，但以收藏于其中的各个朝代的文物、典籍等历史遗产，汇集和凝聚了中国七千年的历史。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既有历史叙述的趣味性和想象力，又保持了对历史的严肃、真实有据的学术态度，是一部有观点、有激情、有文采、有启示性的长篇历史随笔。



《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

郗波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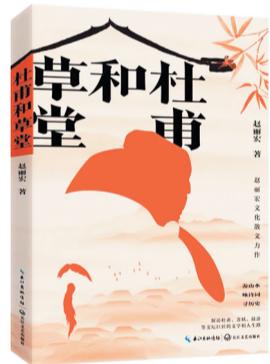
本书是一本关于三苏的传记，主要从三苏生平、文化成就、家风传承等来讲解三苏。以诗词着眼，作古今观照，去探寻三苏与当代精神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苏洵思想之深刻，苏轼境界之超越，苏辙意志之坚定，他们在待人接物上的特征、他们面对人生得意与低谷时的态度，现在依然能给我们启示和鼓舞。



《杜甫和草堂》

赵丽宏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以草堂、望江楼、望从祠等文化古迹为线索，用诗文结合的方式，串联起了作者对杜甫、薛涛、陆游、苏东坡等文化名人生平经历的探寻、对他们诗作的赏析和对他们精神品格的思考。作者以丰富的阅历、独特的视角，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领略诗词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不爱说话的十一岁》

(菲)艾琳·恩瑞达·凯莉著

文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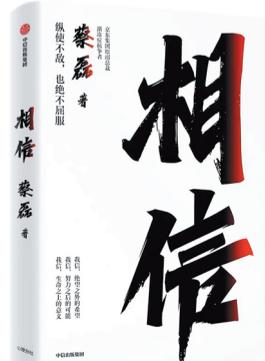
儿童文学至高奖项纽伯瑞金奖作品，一本写给8至12岁孩子的书。本书从四个截然不同的孩子出发，讲述一场离奇而激动人心的寻友冒险。一个是内向害羞，因此深受误解的“乌龟小子”；一个是因身体缺陷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倔强聋女；还有外强中干、喜欢吹牛的校园恶霸“公牛”；以及深信世界上没有巧合、神叨古怪的通灵少女。这本书也告诉家长，孩子到了有心事的年纪，只需要倾听、倾听和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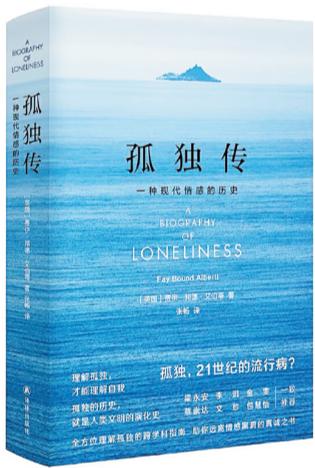
《相信》

蔡磊著 中信出版社

渐冻症抗争者蔡磊重磅作品，完整讲述了他41岁这一年确诊渐冻症后的心路起伏与绝地反击的过程。相信蔡磊的故事与精神会打动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在沉重的疾病与命运前，在面临几乎不可能之时，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



《孤独传》(英)费伊·邦德·艾伯特著 张畅译 译林出版社

现代人的“孤独”究竟指什么，用英国学者艾伯特在《孤独传》中的话来说，“每当个人与世界之间存在断裂的时候，孤独便茂盛生长”。艾伯特举了西方文化中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孤独”的情感体验在不同时代的变迁——18世纪初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虽然描写了主人公流落荒岛独自生活的故事，却从没有把“孤独”作为书写的主题，全书“没有一处提到鲁滨孙感到‘孤独’或者经历了‘孤独’”。相反，21世纪根据《鲁滨孙漂流记》改编的电影《荒岛余生》，导演却在很多细节上花大力气展示主人公查克在远离社会后的失落无措和与他人沟通的迫切渴望。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多少都有过和查克一样的精神体验：无力感、无意义感、孤立感、疏离感等等，艾伯特将这些统统归纳为“孤独”。在他看来，19世纪之前，“孤独”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这种变化在精神领域的表现，“孤独”开始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情感特征，直到21世纪到达高峰——就像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曾使用的那个多少有点耸人听闻的标题所说：“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

作为一本杰出的情感社会学著作，《孤独传》试图探究孤独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考察孤独作为一种“流行病”和情感状态在现代的崛起，并分析孤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的影响。

事实上，《孤独传》揭示的问题，也是自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先驱以来社会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宗教改革又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类的精神枷锁，其结果是，个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得到前所未有的声张，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以来的人类，享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但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我们目空一切，失去了人和人之间那种紧密的血肉联

系，随之而来的就是深深的孤独感。用艾伯特的话说，孤独“是我们日益关注个人而非集体，日益关注自我而非世界的结果”。到了21世纪，数字文化和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发展，在花团锦簇的表象之下，更加剧了孤独感的生成。伴随着数字媒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悬置于自己创造的宇宙之中。互联网悖论就在于，它制造的孤独与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独是一回事——网络名言说得好，“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不过，《孤独传》绝非一篇消极悲观的哀辞，作者告诉我们，孤独同样有其积极意义和教育功能，为我们留出思考、成长和学习的空间。对于华兹华斯、伍尔夫这些文学家来说，孤独是奢侈而难得的精神礼物，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艺术创造力；而在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看来，孤独是通往真正的自我认识的道理，在孤独的体验中，我们最终可以获得智识上的真理与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何尝不是一个激发全新感受的开端，它让我们意识到，尽管每个人都是独自生，独自死，但生死之间最有价值的，是信任与爱，是与他人产生的根本的联结。就像重病的鲁迅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时领悟到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

据《现代快报》